



圣西门选集

上 卷

何 清 新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圣西門选集

上卷

何清新譯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复兴门外翠微路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107号)

新华书店经售

京华印书局印刷 崇文印刷厂装订

统一书号: 3017·56

1962年9月初版

开本850×1168 1/32

1962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字数204千字

印张9 1⁰/16 插页: 6

印数1—3,500册

定价(9)1.80元

СЕН—СИМОН
ИЗБРАННЫЕ СОЧИНЕНИЯ
Том I

Перевод с французского
под редакцией и с комментариями

Л. С. Цетлина

Вступительная статья

В. П. Волгин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СССР
Москва — Ленинград

內容提要

圣西門(1760—1825 年)是法国伟大的思想家,空想社会主义的奠基人之一。他尖锐地批判了资本主义制度,论证了新社会制度的历史必然性,并提出了许多关于社会主义的天才思想。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他有很高的评价,并以批判地继承他的学说为荣。但是圣西門的理論反映了当时不成熟的阶级斗争,因而带有重大的局限性;这主要表现在他否定政治斗争和革命,主张不触动私有制和资本的利润,而把和平的宣传看作是改造社会的主要手段等等。

这本《选集》是根据苏联科学院出版社所出俄译本轉譯的,內收圣西門的几篇主要著作。全书分上下两卷出版。上卷卷首刊有《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选集总序》和苏联科学院院士沃尔金的《圣西門的社会学说》;下卷卷末附有《圣西門传略》和注释。



昂利·聖西門画像
一个无名画家的作品

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选集总序

法国思想家圣西门、傅立叶和英国思想家欧文，是十九世紀初空想社会主义著名的代表。他們的学說，总的說来是空想的、无法实现的，但是其中却包含着十分可貴的无数真理的天才預測，他們堪称为自己时代的“眞正的文化英雄”（列宁）。因此，科学社会主义的导师們尽管对他們的空想总是严格地批判，但始終对他們怀着极大的敬意，并且教育进步人类特别是工人阶级，要对这份历史遗产，对这些“文化英雄”們的著作“給以特別的注意”。

三大空想家各有自己的特点。圣西门具有天才的慧眼和博学的头脑，他觉察出了几乎所有后来的社会主义思想的萌芽。傅立叶对資本主义的批判特別出色，在他的著作中，几乎每頁都放射出諷刺和批判的光芒，揭露了被誉为文明社会的丑恶。欧文的学說和他的活动，具有鮮明的实践性质。正如恩格斯所說，在紐拉納克紗厂的“純粹营业的基础上，作为商业計算的結果，产生了欧文的共产主义”。欧文主张废除私有制，主张人人都有劳动的平等义务和获得产品的平等权利，他是共产主义者。圣西门和傅立叶則与欧文不同，他們是社会主义者。^① 圣西门“除无产阶级的傾向外，同时还有资产阶级傾向的某些影响”（恩格斯）；傅立叶主张废除資

^① 馬克思說：“在政治經濟学的李嘉图时代，又出现了反对的学說，即共产主义（欧文）和社会主义（傅立叶和圣西门）。”參看《剩餘价值学說史》，第三卷，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275頁。

本主义制度,但在他設計的“法郎吉”中,还保存着一定的私有财产。与两位法国空想家比較,欧文接近工人运动。他后期曾求助于工人阶级实现其梦想,在英国工人阶级中間进行了多年的活动。三大空想家虽然有所不同,但他們是属于同一时代、同一类型的思想家,是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史上占有非常重要地位的十九世紀初期的伟大空想社会主义者。他們的貢獻,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对于資本主义制度的尖銳批判,是三大空想家的著作中最有生命力的部分。馬克思和恩格斯曾因此把他們的空想社会主义叫做“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在資本主义制度刚刚胜利之后,他們就洞察出了这个制度的几乎一切的弊病,虽然他們沒能做出科学的結論,却对它进行了机智有力的批判。傅立叶把革命前资产阶级思想家的約言和革命后资产阶级文化奴僕的頌詞,同資本主义社会的物质的和精神的现实貧困相对照。一方面,揭穿了资产阶级学者的冠冕堂皇的約言、华美詞句的空虛;另一方面,暴露了資本主义社会的惊人矛盾——文明运行于“罪恶的循环”之中,貧困是由富裕本身所产生。傅立叶描述資本主义是一种“每个人对全体和全体对每个人的战争”的制度;圣西門指出資本主义“是一个是非顛倒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同剝削阶级的极端豪华相反,劳动群众普遍遭受奴役和貧困。傅立叶說,资产阶级文明就是“复活的奴隶制”,雇佣劳动就是奴隶劳动,工厂就是“温和的苦役場所”。欧文用营业會計的数字,說明劳动者阶级手創的宏伟生产力,只替少数人发財致富,而自己反而貧困和被奴役。圣西門尖銳抨击当时的法国政府絲毫不关心改善人民的悲惨境遇。他們不仅

揭露了资本主义的罪恶，而且力图找出资本主义罪恶的祸根。圣西门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产生灾难的原因是：“社会有两个值得同样畏惧和仇视的敌人——无政府状态和专横霸道”。傅立叶却从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中看到了“一切灾难的主要原因是生产的分散性或不协调的劳动”；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引起了竞争，竞争中产生“工业封建主义”即垄断。他从无政府状态中推论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危机是不可避免的，他把最初一次危机（1825年）就称为“多血症的危机”，即由过剩而起的危机。欧文更进一步指出私有制是社会上存在经济不平等，也是劳动群众受苦和犯罪的原因。他说：“私有制使人变成魔鬼，使全世界变成地狱。”他们虽然都没有看出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是社会性的生产和资本主义的私人占有的矛盾，而这个矛盾表现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抗；但是，欧文已经“猜到了文明世界根本缺陷的存在”（马克思）。另外，傅立叶还特别出色地鞭笞了资本主义的商业。他十分熟悉资本主义商业的内幕，历数其重重罪恶。他指出资本主义商业是撒谎和欺骗的场所，是全体人民的陷阱；商人是一帮搶劫犯、强盗和海寇，“經紀人就是兜售他人谎言并添上自己谎言的人”。他讽刺当时法国盛极一时的商业骗术和小商人习气，达到了令人发噤的程度。傅立叶还精辟地评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两性关系和妇女地位问题。他说，妇女是商品，“正象在文法中两个否定构成一个肯定一样，在婚姻交易中也是两个卖淫构成一桩德行”。在每一社会中，“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标准”。总之，三大空想家的著作，抨击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全部基础，提供了启发工人觉悟和科学地研究资本主义的宝贵材料，从而为科学社会主义的产生准备了

条件。

第二，在他們那夾雜着晦澀語句和神秘色彩的著作中，天才地預示了一些社會真理，這些真理後來被馬克思和恩格斯科學地論証了其正確性。例如，他們提出了歷史發展有規律的思想。以前法國的啟蒙學者，常常把人類歷史看作是幸運造成的偶然性，而聖西門首先在歷史中尋找規律性。他認為關於人類社會的科學應該成為象自然科學一樣嚴格的科學。聖西門又在論述社會發展階段時，指出新的社會形式比前一個社會形式是前進了一步。以前，十八世紀的空想社會主義者認為原始社會是人類的黃金時代，進入私有制社會是人類不自覺的迷誤、人性的墮落。他們的理想就是復歸原始的平均共產主義。聖西門卻把未來社會放在大工業的基礎上，看做是社會進一步前進的結果。他說：“在盲目的傳說中到現在為止看作是屬於過去的黃金時代，現在正擺在我們的面前。”又如，他理解到法國第一次資產階級革命不僅是貴族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鬥爭，而且是貴族、資產階級和無財產的階級之間的階級鬥爭。恩格斯說，這在一八〇二年可說是天才的發見。

在傅立葉關於社會發展的观点中也有不少辯証法的因素和部分的唯物主義成分。例如，他對社會發展階段的表解，說明社會發展是從低級到高級的辯証運動。就是在罪惡中循環的資本主義階段，也是暫時的災難。他說：“任何社會在它本身即具有孕育下一個社會的能力。當這個社會達到它本身主要特征的高峰時，它也就達到了分娩的陣痛時期。”每個歷史時代，都各有其上升綫和下降綫。並且，他還首先以工業的發展即以經濟因素作為說明各社會發展階段的特征。恩格斯對傅立葉的社會歷史觀估價很高，說

他的伟大,最显著的表现在这上面。

第三,在他們关于未来社会的預測和幻想性的描繪中,除了有一些象海水变檸檬汁、行星交配等等的奇談怪論以外,还有許多积极的結論。例如,圣西門提出了:“人人应当劳动”即劳动义务制的原則,以有计划有組織的生产代替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的要求;对人的政治管理,应当变为对物的管理和生产过程的指导,即消灭国家的思想。傅立叶提出了劳动将由痛苦和謀生手段变成为人們的乐生要素,以及协作和竞赛的問題。傅立叶和欧文都提出了消灭旧的分工制度和城乡对立的方案,儿童公共教育的要求和教育与劳动結合的原理。欧文及其門徒的合作工厂和合作村社的实驗,在实践上証明了沒有資本家工人可以进行现代生产、劳动者集体經營大规模农业是可能的。以及其他等等。

尽管他們有无数天才的思想,但是,他們的整个学說却只是一种空想,好像是一面用真理和虛玄的綫混合織成的网。他們虽然批判过資本主义,咒罵它,梦想消灭它,但是終未发现資本主义雇佣奴隶制的本质和发展规律,沒有找到成为新社会創造者的社会力量。他們把希望寄托在“一切和空无”上面,就是說,他們籠統的向整个社会呼吁,甚至主要是向統治階級呼吁,所以結果一切落空。他們根本不了解无产階級的伟大历史作用,在他們的心目中无产階級只是一个貧苦、屈辱的階級。他們否定階級斗争,他們的社会主义是“非政治的社会主义”,“沒有斗争的社会主义”,他們沒有估計到无产階級革命和无产階級专政,而幻想用社会主义和平地改造資本主义。因此,随着无产階級反对資产階級斗争的尖锐化,他們的学派日益起着阻碍工人运动的作用。正如馬克思

和恩格斯所說，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的意义是与历史发展进程成反比例的。这些学說的創始人在历史上起过进步作用，而他們的門徒，却成了反动的宗派分子。他們的学說，只是在他們的时代，就是在无产阶级尚未走上独立革命斗争以前，在理論上代表着无产阶级；当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已发展起来，当科学社会主义出现以后，空想社会主义就从无产阶级退到小资产阶级方面，起着反动的或保守的作用。例如，圣西门派关于銀行和信用制度的幻想，就受到历史的嘲弄，在拿破侖第三的时代，表现为空前未有的大投机。因此，馬克思很感慨地說：“圣西门是巴黎交易所的守护天使，是騙子的預言家，是普遍貪污行賄的救世主！除了圣鞠斯特化身为‘中庸’之士基佐先生而拿破侖化身为路易·波拿巴以外，历史上再沒有更冷酷的諷刺了。”（馬克思：《法兰西‘动产抵押銀行’》）傅立叶派，和圣西门派一样，用各种空想实验的无謂号召，引誘无产阶级离开同资产阶级进行的革命斗争。他們都拚命攻击一切工人政治运动。例如，在法国，傅立叶派攻击和《改革报》联系着的工人政治斗争和工人革命家；在英国，欧文派敌視宪章运动，这些欧文的門徒們对旧制度异常馴服，他們只依靠爭取社会輿論，对改变旧制度的其他途径，一概否定。

三大空想社会主义的形成，有其社会根源和思想根源。他們的学說产生于十九世紀初期，这是法国第一次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和英国进行产业革命的时期。在这个时期，英法资产阶级已經取得了政治上和經濟上的統治地位，随着这种統治而来的，开始暴露出资本主义社会的固有矛盾。貧富的对立更加尖銳。产业革命造成的巨大生产力的成果，都落到資本家手里，而亲手創造这种生产力

的劳动者反受奴役。这就表明，资本主义并不是一个理想的社会制度。正如恩格斯所说，它和启蒙学者的美好约言相对照，“理性王国”乃是一副极度令人失望的讽刺画。以拯救人类自命的思想家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便出而陈述人们对资本主义的失望和拟定拯救人类的社会主义真理。可是，当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还不很成熟，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还只是开始露头，这就使空想家们不能看出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和发展规律。同时，无产阶级才刚刚从一般没有财产的群众中分离出来，还处在现代无产阶级的萌芽时期，不能进行独立的政治行动，没有显示出他是创造新社会的力量。既然解决这一社会问题的物质条件和社会力量，尚在不发展的经济关系中隐藏着，空想家们就不得不从头脑中来创造社会主义的真理，这就决定了他们的学说不能不陷于空想。总之，当时的社会关系，一方面，虽然没有发展到能够产生科学社会主义的程度，但另一方面，却已经发展到能够使这些关怀劳苦群众的伟大思想家们猜出这些关系的发展趋向，创造出混合着天才预测和玄虚幻想的社会主义学说。不成熟的理论适应着不成熟的资本主义关系，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学说正是适应着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间的斗争尚未发展的最初时期的状况。这就是十九世纪空想社会主义产生的社会根源。

这种学说的产生，还有其思想根源。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是从旧唯物主义学说出发的。尽管他们喜欢向唯心主义甚至宗教频送秋波，但仍不失为旧唯物主义的产儿。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阐述了这个问题。他说：“并不需要多大的聪明就可以看出，关于人性本善和人们智力平等，关于经验、习惯、教育的万能，关于外部

环境对人的影响,关于工业的重大意义,关于享乐的合理性等等的唯物主义学說,同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間有着必然的联系。”既然他們的学說以旧唯物主义为基础,自然也有旧唯物主义的局限性,就是唯心史观和形而上学。这些創造新社会原理的思想家們,却沿袭着旧时启蒙学者和旧唯物主义者的思想方法。他們和启蒙学者一样,要为全体人类建立合乎理性或人性的社会。当然他們心目中的“理性王国”是与启蒙学者追求的资产階級理想化的国家根本不同,在他們看来,合乎理性的是社会主义或者共产主义。但他們把社会主义同样看作是理性的表现,看作是思想的产物。这种合乎理性的社会所以还没有出现,在他們看来,只是由于真正的理性尚未被天才发现出来,尚未被人們正确認識,而不是因为社会发展的客观过程性的緣故。只有他們才凭借自己的天才头脑,偶然侥幸找到了社会主义真理,制定了合乎理性的社会計劃。所以,实现社会主义,就是按照他們的思想去构造现实。他們也用形而上学的观点,来对待社会主义,把社会主义的产生看作是无条件的,与人类历史发展无关的事情。他們以抽象的人性为准绳,按照“是——是,否——否”的公式判断社会现象。私有制或者符合人性,或者不符合人性;一夫一妻制家庭或者符合人性,或者不符合人性;等等。他們斥責資本主义制度违背人性,是人类的迷誤,不承认資本主义的存在和灭亡对于各該历史时期來說都是合理的。由于他們认为人性是不变的,所以就有理由指望,在許多可能有的社会制度中,有一种比其他一切制度更符合人性的制度,空想家們都认为自己找到了这种制度,都拿出了自己的“烏托邦”。

尽管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学說很不现实,尽管他們的时代

已成过去,但是,我們现在来閱讀和研究这三位伟大空想社会主义者的著作,仍然会得到許多好处。第一,可以加深理解科学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是人类全部历史痛苦經驗的产物。人类只是在经历了許多艰难困苦之后,才找到了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者又只是在烏托邦荒野上盲目徘徊很久之后,才探索出社会生活的客观法则,从而科学地論証了社会主义。从这一方面說,科学社会主义也是已往全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特别是十九世紀三大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总结。在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学說中,已經包含有科学社会主义的萌芽,科学社会主义的創始人曾經批判地利用了他們学說中的一切有价值的东西。恩格斯說,德国的社会主义永远不会忘記它是站在圣西門、傅立叶和欧文肩上的。他們的思想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来源之一。研究他們的思想,自然会加深对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解。第二,三大空想社会主义学說中有一些好东西,我們还可以利用。他們对于資本主义社会全部基础的批判,至今还不失为有价值的思想資料。他們关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种种积极結論,有些已被或者将被我們社会主义国家实现。甚至他們有些在过去理应受到嘲笑的幻想,如通过合作社和公社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无产階級专政的条件下,却日益变成了现实的事物。第三,他們的著作还可以帮助我們了解空想社会主义同科学社会主义的根本区别,了解空想社会主义的錯誤,了解他們走上錯誤道路的原因,特别是思想方法方面的原因,可以避免重复他們的錯誤。

只要我們能够用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場、观点、方法讀他們的著作,只要我們从革命和建設的实际出发,以馬克思列宁主义經典

作家論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为指导,那么,从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的著作中,无疑地会得到許多对我们有益的东西。*

商务印书館編輯部

1959 年 8 月

* 本文写于 1959 年 8 月。1962 年 4 月重印时,略有修改。

目 录

圣西門的社会学說.....	2
---------------	---

选 集

圣西門生平自述.....	53
一个日内瓦居民給当代人的信.....	63
人类科学概論.....	90
論万有引力	132
給一个美国人的信	185
論财产和法制	223
寓言	272
关于社会組織的理論	276
注釋	287

聖西門的社会学說

[苏联] B. П. 沃尔金

—

圣西門(1760—1825年)在四十岁以后才从事著述,当时他已經具备复杂而多方面的生活经历。他的傳記不仅仅是一部他个人发展的历史,因为在这部风格独特的傳記里反映出了十八世紀末法国社会发展和思想发展的种种变化,有时这种变化是以別出心裁的形式反映出来的。圣西門出身于一个古老的封建家庭(他終生未忘自己是查理大帝的后裔),在百科全书派的一位大学者达兰貝尔的指导下受过良好的教育。后来,他同当时的貴族青年一样,到军队里去服役,但是他的軍人生活是在美国革命这样一个嶄新的不平凡的环境中度过的。因此,在圣西門的命运中,旧的封建傳統同新的資產階級世界的影响十分离奇地交織在一起。在十八世紀启蒙运动者的著作中,还没有鮮明地描画出这个新世界的輪廓,后来这位年輕的法国軍官,在美国才首次清楚地看到它。当时,美国是革命的,它迥然不同于封建君主制的法国。根据这一时期浮現在他头脑中的各种計劃,可以看出他如何敏感地接受了这些影响,以及如何把它們結合起来。这些計劃把具有重大經濟意义的技术改革方案与旧时代的征战冒險的勇敢精神結合在一起。他向墨西哥总督提出开凿一条沟通大西洋和太平洋的运河的方案,就属于这种計劃。这个方案只有到資本主义世界达到十分繁荣的时

期才能实现。

1789年的革命只是在初期从政治方面引起过圣西門的注意。后来，他很快便脱离政治斗争，而以他固有的热情投入一项新的、当时最有利可图的事业，即投入国有财产的投机买卖活动。他热衷于投机倒把，究竟是仅仅为了维持豪华的生活，还是被投机倒把的潮流所吸引或被新的资本主义舞台上的冒险狂热所驱使，这一点是很难肯定的。不管怎样，在他的生活经历中出现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个阶段符合于当时社会发展的一定阶段。但是，他所过的豪华生活，并不是一个缺乏高尚精神兴趣的人的生活。他利用自己的金钱与当时的最杰出的学者直接交往，以吸收最高的科学思想成就，补充自己所受教育的不足。

圣西門生活中的发生急剧转折的第二个时期，是以他的破产而结束的。一部分由于许多外来的原因，一部分由于他完全没有储蓄和敛财的本领，而这种本领是同他这样一个出身于贵族的资本家的豪爽性格格格不入的，所以到十九世纪初期，圣西門便一贫如洗了。在他生平的最后二十多年中，他有时依靠临时工作生活，有时依靠偶然的赠与度日；有时依靠朋友的援助糊口。而他却正是在这个饥寒交迫的时期从事创作活动的。圣西門喜欢把他在1802年以前的生活說成是有意識进行的一系列实验，这种实验对他来说是必要的，因为他要充分了解周围的现实，以便建立自己的思想体系。这种說法当然是不对的。然而这些实验确实为圣西門体系的产生提供了必要条件，这是无庸置辩的，因为没有这些实验，圣西門就不可能深刻地理解社会现实和社会科学的任务。圣西門的著作所提供的使他有别于革命前和革命当时的社会思想家